

還原一段歷史真相

——對中朝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沈志華

(華東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摘要]長期流傳的關於中朝友誼的歷史神話，以及籠罩在朝鮮外表的神秘面紗，使人們難以瞭解中朝關係的歷史真相。“冷戰”結束以來，隨着俄國、中國和東歐國家陸續開放檔案，歷史學研究者開始重新建構有關朝鮮及其對外關係的歷史敘事，對於中朝關係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進展。研究結果表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對蘇聯在亞洲戰略利益的設計看，朝鮮是莫斯科必須實行有效控制的地區之一，因此，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為了團結朝鮮，繼續進行扶助。中國出兵朝鮮的結果之一，就是取得了對朝鮮問題的話語權和主動權；而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逐漸改變了其蘇聯衛星國的地位和形象，爭取獨立地位的鬥爭矛頭也開始轉向中國。在中蘇關係長期緊張和惡化的過程中，朝鮮左右逢源，兩邊獲利；因而在中朝發生分歧時，往往都是中國首先表現出和解姿態，並做出讓步。由於中朝在對外政策的基點和取向上不同，兩國的關係與歷史上的中蘇關係一樣，還不是一種現代國家的正常關係。

[關鍵詞]歷史檔案 中朝關係 中國外交

[作者簡介]沈志華（1950—），男，北京市人，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冷戰史特別是中蘇關係史、中朝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等，並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等多部文獻集。

Title: Refuting a Historical Myth: A Retrospect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tudy of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Abstract: The myth about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the shroud of secrecy surrounding North Korea made peop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archives being mad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in Russia as well as China and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the historical researchers bega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North Korea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hips,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gress was achieved for the research of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as a result. In view of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Russia in China designed by Stali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North Korea is one of the regions wher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control by Moscow is necessary. Therefore in order to pull North Korea together, China kept on providing support to North Korea after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One of the results of China's sending troops to North Korea is that China has obtained the right of discourse and



initiative on North Korean issues. In Stalin's death and after the Korean War, North Korea has made gradual alteration on both the position and image of its being as a Soviet Satellite State, and was able to get benefits from both China and Russia during the long-term tens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making China always be the first one to show conciliatory gestures and make concessions whenever disagreement arise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ivot and orientation in regard of the Sino-Korean foreign polic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same as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history, and that is not a normal relationship of the modern states.

Keywords: historical archives, Sino-North Korea relations, China's diplomacy

Author: Shen Zhihua is the tenured professor at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Cold War history in particular the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朝鮮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說它熟悉，是因為自新中國建立至今的六十多年裏，中國的主流媒體對朝鮮和中朝關係的評價始終保持着一種聲音；即使在改革開放最活躍的年代，雖然中國對朝鮮的政策已有所調整，但在官方媒體上也很少能聽到不同的聲音。^①所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語是：“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手足情長、休戚與共”，“中朝之間的友誼是用鮮血凝成的，是經歷過戰火考驗的”，“中朝人民的傳統友誼將世世代代傳承下去”。說它陌生，是因為朝鮮是一個極為神秘的國家。這突出表現在朝鮮作為一個國家的封閉性——無論媒體的對外開放還是公民的對外接觸，朝鮮都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封閉”國家之一；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到朝鮮參觀、遊覽、購物、旅行、歇息，無不在“保安”人員的嚴密包圍和控制之中，使人感覺完全置身於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國度。正是這樣一種特殊性，使得中國不僅在政治領域和外交領域，就是在學術界，對於朝鮮和中朝關係的評論也是諱莫如深，竭力避免踏入這塊是非之地。^②中國著名的中朝關係史專家楊昭全在一篇論文中歎道：“遺憾的是，迄今我國尚無一部闡述當代中朝關係史的學術專著。”^③其結果，造成中國的決策機構及其研究人員長期以來對中朝關係的歷史缺乏全面、客觀和真實的瞭解；他們也與普通百姓一樣，完全陷身於那個歷史神話之中。當然，與大多數中國人相類似，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學者也被中朝關係的封閉性和神秘性所迷惑，往往是“霧裏看花”，弄不清楚在處理東北亞問題時，中國是否能對朝鮮產生影響，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什麼時候能夠產生影響。顯然，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如果想要掌握現實中中朝關係的走向，對中朝關係作出準確定位，從而制定一套比較合乎實際的對朝政策，首先就要瞭解中朝關係的歷史真相，就要知道中朝關係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退一步講，即使沒有任何對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現實關懷，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或者說是一門唯一的科學^④，歷史研究者特別是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出於學術情懷，也有義務和責任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① 仔細觀察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可以發現，六十多年來，從來沒有出現過對朝鮮的負面報道，最多也就是某一個時期報紙上有關朝鮮的消息突然消失了。經研究發現，這就是中朝關係冷淡的時候。朝鮮報刊的情況大體也是如此，雖然有時會出現一些對中國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攻擊。

② 至少公開出版物是這樣，如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組織編寫的《中朝關係通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筆者曾在“中國知網”的中國學術期刊電子庫中以“朝鮮”和“中朝”兩個關鍵詞搜索1990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內容都是對朝鮮現狀和朝鮮戰爭的研究，而涉及中朝關係的文章，大多講的是明清時代或新中國建立以前的歷史，從朝鮮停戰到冷戰結束這一時期中朝關係的研究成果，幾乎沒有。2001—2002年，中國研究朝鮮半島問題的重要期刊《東北亞論壇》刊載的與朝鮮半島相關的文章共81篇，其中竟無一篇是講中朝關係的；在2003—2005年的158篇文章中，涉及現代中朝關係的也只有5篇，且講述的內容與《人民日報》相差無幾。人們對這一話題忌憚之深，由此可見一斑。參見朴鍵一主編：《中國對朝鮮半島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③ 楊昭全：“建國60年來我國的朝鮮·韓國史和中朝、中韓關係史研究綜述”，《朝鮮·韓國歷史研究》12（北京：中國朝鮮史研究會，2012）：470。

④ [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3卷，第20頁註。



一、中朝關係史研究的現狀

無論在中國還是國際學術界，“冷戰國際史”早已成為一門顯學，尤其是在外交和政治領域。中美關係史、中蘇關係史的研究最為深入，自不必說；美蘇關係史，蘇聯與東歐各國關係史，大國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等等，也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其他領域，如西歐史、日本史、印度史、東南亞史、非洲史、拉美史，都有研究者感興趣。關於朝鮮問題，受到國際學術界矚目的就是朝鮮戰爭研究，應該說最近這二十年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①但是，朝鮮戰爭之前以及結束以後的朝鮮外交史，特別是中朝關係史，卻長期處於鮮有人問津的狀態。

其實，還在“冷戰”期間，國際學術界對中朝關係史的研究就是一個薄弱環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大多是韓國學者，而且主要是運用政治學的方法對當時的中朝關係狀況進行分析並對未來走向作出推斷。^②雖然此期蘇聯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但其特點與中國類似，意識形態色彩濃厚，政治性優於學術性；儘管與韓國學者相比，他們強調了對史料的運用，但分析方法以及結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均值得懷疑。^③這一時期從歷史學角度對中朝關係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有兩部英文著作值得注意。一是美國阿拉巴馬大學韓裔學者張清教授的《北京、莫斯科之間的平壤：周旋於中蘇爭端中的朝鮮（1958—1975）》，關注中蘇分裂後的一段時間內，朝鮮如何利用中蘇關係的緊張狀態，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施展平衡術，提升朝鮮的獨立性——既在外交和意識形態方面傾向中國，又在軍事和經濟方面謀求蘇聯的援助。^④二是韓國首爾國立大學金學俊教授的《中朝關係：1945—1985》，詳細考察了朝鮮戰爭期間和中蘇關係破裂以後中朝關係的變化。作者提出並試圖解答的兩個問題是：1950年之前，中國共產黨與朝鮮勞動黨的關係很有限，為何會在關鍵時刻出兵援助朝鮮？此後，朝鮮又是如何在中蘇兩個大國之間周旋而得以發展的？^⑤不過，這兩部著作雖然都採用了歷史學方法，但共同的缺憾是，限於當時的條件，除了美國外交文件外，作者所依據的史料都是中國和朝鮮的公開出版物。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的論文涉及中朝關係的歷史，主要也是基於第二手資料的研究。^⑥

“冷戰”結束以後，特別是“朝核危機”發生以來，東北亞問題在國際舞臺上日益凸顯，關注朝鮮問題以及中朝關係的學者越來越多。但是，檢索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真正從歷史學角度進行討論的學者十分有限。到目前為止，用英文、中文、韓文發表的講述中朝關係和中國對朝鮮政策的論文不勝枚舉，但絕大部分屬於對國際關係現狀的分析或政治學研究。^⑦講到中朝關係史的著作，值得關注的有三部：一是旅美韓國學者李在錦1996年以

① 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情況，參見鄧峰：“朝鮮戰爭研究在中國：十年綜述”，《中共黨史研究》9（2010）：116—125；James I. Matray, “Korea’s War at 60: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Cold War History* 1 (February, 2011) : 99-129。

② Yiu Mike Myung-Kun, “The Factors of North Korean Neutral Behavior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Behavioral Scientist* 1 (March, 1972) : 1-10; Synn Seung-kwon, “Kim Il-sung between Moscow and Peking”,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3 (Spring-Summer, 1974) : 7-16; Kim Deok, “Sino-Soviet Dispute and North Korea”, *Korea Observer* 10 (Spring, 1979) : 3-30。

③ В. А. Шин,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столет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ГУ, 1998), с.6-7, с.11-12.

④ Chin O. Chung, *Pyongyang between Peking and Moscow: North Korea’s Involvement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58-1975*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8).

⑤ Kim Hakjoon, *The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1945-1985* (Seoul: Korean Research Center, 1985).

⑥ Shin Myungso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1949-1975”, *Korea Observer* 4 (Winter, 1979) : 390-404; Donald S. Zagoria, “North Korea: Between Moscow and Beijing”, in Robert A. Scalapino and Jun-Yop Kim (eds.), *North Korea Today: Strategic and Domestic Issues* (Berkeley: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83), 351-371; Park Jae Kyu, “North Kore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54 to 1980”, *Comparative Strategy* 3 (1984) : 273-305.

⑦ 這方面比較重要的專著有：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Chung Jae Ho,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Scott Snyder, *China’s Rise and the Two Koreas: Politics, Economics, Security* (Boulder: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英文出版的《中國與朝鮮的變動關係》。該書分為戰爭、軍事、外交、經濟四章，對1950—1990年代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進行了討論。作者認為，中國政策的變化，主要是由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中國國內政治和政策取向；中國對南北朝鮮動機和能力的認識；中國與蘇聯（俄國）、美國和日本的關係。

^①二是韓國學者李元燁2003年在香港用中文出版的《中美兩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演進歷程研究——從對抗走向協調（1945—2000）》。該書的重點在中美關係，從一個側面講述了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演變。作者認為，儘管經歷了從宗藩體制向現代關係轉變的過程，但由於歷史的特殊性，中朝關係始終保持着一種“非常罕見的良性互動”。^②三是韓國學者崔明海2009年用韓文出版的《中朝同盟關係——不舒服的同居歷史》，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討論和分析了1961年的《中朝同盟條約》。作者指出，對中朝關係的解讀，應擺脫傳統的共同應對外部威脅的視角，而應強調中朝同盟關係的內部效用；中朝同盟不是一種為了應對共同外部威脅的合作體系，而是為了使對方國家未來不確定性最小化的管理規範體系。^③這些作者的看法和結論，對於人們觀察中朝關係的發展過程具有一定的啓發作用；不過，三書的缺憾依然是：使用的都是公開出版物或間接史料，寫作方法偏重於政治學，基本上沒有對歷史過程作詳細描述。

進入21世紀以後，隨着中國、俄國以及原社會主義陣營東歐各國相關檔案的陸續解密和披露，人們開始發現，以往對於朝鮮外交史及中朝關係史的敘事存在很多漏洞、缺陷、舛誤、片面性和虛假性。因而，歷史學研究者有責任承擔起重新構建歷史敘事的工作。

由於俄國和東歐國家大量檔案的披露，有關朝鮮歷史以及朝鮮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史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④，蘇聯和東歐國家對朝鮮的經濟技術援助^⑤，蘇聯與朝鮮關係的變化^⑥，金日成（朝鮮文：김일성，英



《中國與朝鮮的變動關係》

《中美兩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演進歷程研究》

《中朝同盟關係》

^① Chae-Jin Lee, *China and Korea: Dynamic Relations* (Stanford: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1996) .

^② 李元燁：《中美兩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演進歷程研究——從對抗走向協調（1945—2000）》（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③ 최명해：〈중국·북한동맹관계——불편한동거의역사〉，서울：도서출판오름，2009년 (Choi Myeong-hae, *The China-DPRK Alliance*, Seoul: Oreum, 2009) .

^④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ofHawaiiPress, 2004) ; Син Ce Pa,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КНДР в 1953—1956”, причины и динамик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3 (2009).

^⑤ Balá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14/15 (Winter, 2003; Spring, 2004) ; Charles Armstrong, “‘Fraternal Socialism’ : The 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Korea, 1953-1962” , *Cold War History* 2 (May, 2005) ; James Person, “We Need Help from Outside: The North Korean Opposition Movement of 1956” , *CWIHP Working Paper* 52 (August, 2006) ; Balázs Szalontai and Sergey Radchenko, “North Korean’s Efforts to Acquire Nuclear Technology and Nuclear Weapons: Evidence from Russian and Hungarian” , *CWIHP Working Paper* 53 (August, 2006) ; Avram Agov, “North Kore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Integration and Divergence, 1945-1970” (Ph.D. Dissertation,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0, Unpublished) .

^⑥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Company, 2002) ; Balázs Szalontai, “‘You Have No Political Line of Your Own’ : Kim Il Sung and the Soviets, 1963-1964” , *CWIHP Bulletin*, Issues 14/15 (Winter, 2003; Spring, 2004) : 93-103; Balázs Szalontai,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俄]下斗米伸夫：《莫斯科與金日成——冷戰中的北朝鮮（1945—1961）》（東京：岩波書店，2006）；Симончук Нобую, Ким Ир Сен и Кремль: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эпох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61 (Москва: МГИМОТ, 2009) .

文：Kim Il Sung, 1912—1994）“主體思想”產生和發展的過程^①，朝鮮統一政策的演變^②，等等。在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一些朝鮮與中國關係的歷史。

專門討論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但也開始出現。

俄國學者希恩在1998年出版了《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與朝鮮》一書，分五個階段講述了1949—1979年中朝關係的歷史，並勾畫出中朝關係起伏的大體脈絡。書中使用了大量俄國的解密檔案、中朝兩國的公開文獻，以及各種回憶史料。^③但遺憾的是，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討論的都是1980年代以後的情況，而對於真正可以作為“歷史”^④的那個時期的研究卻過於簡單，且議論和分析多於史實的描述。

韓國現世宗研究所研究員李鍾奭（曾任韓國統一部長官）於2000年用韓文出版了《中朝關係（1945—2000）》一書，利用大量新史料講述了抗日戰爭後期至20世紀末中朝關係的歷史，在很多方面還原了中朝兩國交往的歷史面貌。該書的特點有二：一是較多使用了口述史料，二是作者在中國民間發現了1962年中朝邊界談判的相關文件，其中包括中朝邊界問題會談紀要、《中朝邊界條約》正本以及1964年3月20日簽訂的《中朝邊界議定書》。^⑤可以認為，這是“冷戰”結束至今國際學術界最有價值的一部專門研究中朝關係的歷史學著作。不過，該書未能利用後來披露的中國、俄國和其他相關國家大量的檔案文獻。這也是書中對朝鮮戰爭結束前的歷史描述較為詳盡，而其餘部分（除邊界問題）則簡單概述的原因。

除了專著外，還有一些注重使用最新解密檔案的專題論文問世。例如，德裔美國學者沙佛的兩篇論文，運用德國及東歐國家的解密檔案，討論了朝鮮捲入中蘇兩國爭端的過程，以及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朝關係變化的歷史。^⑥中國學者余偉民以朝鮮勞動黨內“延安派”幹部的命運為線索，考察了1950年代中朝關係的變遷。^⑦成曉河則主要依靠最新開放的中國外交部檔案，討論了中朝關係在1960年代中蘇分裂過程中的演變。^⑧美國學者亞當·卡思卡特研究了1945—1950年東北延邊地區以朱德海為代表的朝鮮族居民對中共的支持以及他們在朝鮮革命和朝鮮戰爭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1950—1954年中朝之間在社會層面的交往，包括中國是如何接納和安置朝鮮難民及逃到中國的朝鮮軍人，培養朝鮮留學生，接待到中國演出的朝鮮文化團體，以及對朝鮮戰後重建的大力幫助等問題。^⑨

筆者曾廣泛利用中國和俄國的雙邊檔案，從中蘇關係和中朝關係的角度全面而詳細

① James Person, “From Anti-Foreignism to Self-Reliance: The Evolution of North Korea’s Juche Ideology”, *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Northeast Asia in the Cold War: New Evidence and Perspectives”*, Hokkaido University, Summer 2008; Charles K. Armstrong, “Juche and North Korea’s Global Aspirations”,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NKIDP) Working Paper 1* (December, 2010); Mitchell Lerner, “‘Mostly Propaganda in Nature’: Kim Il Sung, the Juche Ideology, and the Second Korean War”, *NKIDP Working Paper 3* (December, 2010).

② Bernd Schaefer, “Overconfidence Shattered: North Korean Unification Policy, 1971-1975”, *NKIDP Working Paper 2* (December, 2010).

③ Шин В. 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столет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МГУ, 1998).

④ 由於各國法律規定的檔案解密期一般都在二十五到三十年，所以學術界有一個不成文的看法，所謂“歷史”應該是發生在距今三十年以前的事情。

⑤ 이종석: <북한-중국관계 (1945—2000)> (서울:도서출판중심, 2000). Lee Jongseok: Sino-DPRK Relations (Seoul: Jungsim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李鍾奭: 《中朝關係（1945—2000）》(首爾: 首爾圖書出版中心, 2000)。作者公佈了上述所有文件。詳見後文。

⑥ Bernd Schaefer, “Weathering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The GDR and North Korea, 1949-1989”, *CWIHP Bulletin*14/15 (Winter, 2003; Spring, 2004) : 25-71; “North Korean ‘Adventurism’ 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CWIHP Working Paper 44* (October, 2004).

⑦ 余偉民：“‘延安派’在朝鮮革命中的沉浮——解讀中朝關係史的一條歷史線索”，《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1 (2009) : 171—186。

⑧ 成曉河：“‘主義’與‘安全’之爭：六十年代朝鮮與中蘇關係的演變”，《外交評論》2 (2009) : 21—35; Cheng Xiaohe, “The Evolution of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in the 1960s”, *Asian Perspective* 2 (2010) : 173-199.

⑨ Adam Cathcart, “Nationalism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Sino-Korean Border Region of Yanbian, 1945-1950”, *Korean Studies* 34 (2010) : 25-53; “The Bonds of Brotherhood: New Evidence of Sino-North Korean Exchanges, 1950-1954”,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3 (Summer, 2011) : 27-51.



地考察了朝鮮戰爭的起源、爆發和中國出兵的過程。^①在這一基礎上，筆者發表專文講述了在戰爭期間中朝兩國領導人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矛盾。^②此外，還討論了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中朝同盟關係建立和延續的過程、中朝邊界條約簽訂的歷史背景、中國處理朝鮮族邊民外逃的做法，以及中美關係和解對中朝關係的影響等問題。^③

總體來說，國際學術界從歷史學角度對中朝關係的研究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不過，就研究所涉及的範圍以及討論的深度來講，還很難說是一個比較成熟的領域。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毫無疑問首先是努力探尋和收集更為翔實的史料。

二、中朝關係史的史料發掘

要瞭解中朝關係的歷史真相，還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歷史學家去做。而中國研究者首先需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從原始檔案入手，弄清中朝關係的來龍去脈，在嚴肅、扎實和經過考證的史料基礎上，重新建構有關中朝關係基本史實的歷史敘事。因此，首要的問題是史料的發掘。

目前，涉及中朝關係的當事國檔案及相關各國檔案的解密和開放程度，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仔細考察，作為研究的基礎，其內容和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

首先是中國檔案。中國外交部檔案館自2004年開放以來，已經分三批解密了大量檔案文件，期限到1965年底。其中，涉及朝鮮的卷宗共2424個，內容包括中朝兩國領導人的談話記錄、外交部與駐朝使館間的往來電報、外交部及相關機構有關朝鮮問題的信息資料彙編、處理中朝關係問題的一些規定和辦法，以及駐朝使館編寫的工作報告和大事記等等。這些原始文件，對於研究中朝關係的歷史是不可或缺的。不過，目前中國外交部檔案的開放有兩個缺陷。其一，解密速度太慢，目前祇到1965年，此後的檔案（按照中國《檔案法》規定，至少可以到1981年）何時解密，尚不得而知。其二，解密限制過多，凡是涉及中朝之間分歧、矛盾和衝突的檔案，原則上均不予解密，而人們可以看到的檔案，反映的都是中朝友好和親密往來的內容。因此，如果單純依靠中國的外交檔案，研究者不僅會受到考察年限的制約，而且很可能會得出片面的結論。中國各省、市、自治區檔案館的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外交檔案開放的缺陷。中國地方檔案的解密期一般都已到1980年代，有的甚至到1990年代。其內容主要包括：（1）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朝鮮問題的政策規定，全域性的都會發到各省、市、自治區，局部性的則會發到相關省、市、自治區。

（2）凡參與對朝鮮進行經濟技術援助或朝鮮訪華代表團去過的各省、市、自治區，均有大量相關的報告、通報、總結等文件。（3）有些涉及朝鮮的具體或特殊問題的省、市、自

① 代表作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版（珍藏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Shen Zhihua, *Mao,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trans. by Neil Silver)。

② 梁鎮三（筆名）：“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0（2003，臺北）：55—98；Shen Zhihua,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CWIHP Bulletin*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 9-24。

③ Shen Zhihua, “Alliance of ‘Tooth and Lips’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North Korean Alliance, 1946-1958”, Working Paper Series 08-09 (December, 2008, The U.S.-Korea Institute at SAIS). 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續（1946—196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3 (2009, 臺北)：147—194；“左右逢源：朝鮮戰後經濟重建與外來援助（1954—1960）”，《參閱文稿》6 (2011)；“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二十一世紀》4 (2011) : 34—51；“東北朝鮮族居民跨境流動：新中國政府的對策及其結果（1950—1962）”，《史學月刊》11 (2011) : 69—84。Shen Zhihua/Yafeng Xia, “China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North Korea, 1953-1960”,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May, 2012)；“A Contested Border: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ino-Korean Border Issue, 1950-1964”, *Asian Perspective* 1 (2013) : 1—30。沈志華：“面對歷史機遇：中美關係和解與中朝關係（1971—1974）”，《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 (2014) : 1—14。



治區，還存有不少與中央有關部門的往來函電。例如，四川省、陝西省、山西省檔案館收藏有流亡中國的朝鮮勞動黨“延安派”幹部生活狀況的文件。^①

其次是俄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等與朝鮮交往密切的原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解密檔案中，涉及朝鮮和中朝關係的內容非常豐富。由於朝鮮的檔案是封閉的，無人得見^②，研究者可以利用的祇有目前已經公開出版的資料，如朝鮮領導人的講話和著作，朝鮮勞動黨的歷次會議文件，以及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理論刊物《勤勞者》及其他出版物。然而，這些材料的真實性和可靠程度極為有限，研究者在使用時必須謹慎小心，否則會落入“陷阱”。^③此外，正如俄裔韓國學者蘭科夫指出的，閱讀朝鮮的報刊資料，需要對朝鮮政治和朝鮮勞動黨的術語有深入的瞭解，並掌握其中的奧秘。^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對於朝鮮外交政策及其內部情況的瞭解，祇能通過與其交往的俄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檔案資料。最近幾年來，這些國家檔案的解密，不僅使研究者得以看到朝鮮許多政策的制定過程及變化情況，而且可以填補中國外交檔案在中朝關係問題上“報喜不報憂”的缺憾。例如，關於1956年“八月事件”前後中朝關係跌入低谷的情況，如果沒有俄國大量的解密檔案，人們是很難瞭解其內幕的。對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朝鮮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以及中朝關係的變化過程，因為關於這一時期中朝關係的俄國檔案和中國檔案均未解密，就祇能依靠東歐各國檔案提供的衆多信息纔能得以把握。至於如何克服閱讀東歐各國檔案在語言方面的障礙，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和朝鮮國際文獻項目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不僅組織專家對東歐各國大量檔案進行挑選，而且還把其中相當一部分重要文件翻譯成英文，以利於各國學者利用。^⑤

最後是韓國和美國的檔案。在“冷戰”時期，中朝關係無疑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關係，因此，利用原社會主義國家各國檔案對其進行觀察和分析，自然是研究者必須要做的功課。但是，來自“鐵幕”另一邊國家的檔案文獻也並非不重要，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韓國外交史料館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觀察朝鮮外交政策和中朝關係的完全不同的視角和史料來源。特別是從1960年代後半期開始，這裏不僅保存着大量關於朝鮮外交關係的卷宗，而且每年都有專門的朝鮮與中共關係的卷宗。此外，朝韓關係也是影響中朝關係的重要因素，而韓國外交檔案中有關朝韓雙方接觸、交涉、談判等情況的記錄，就成為目前瞭解這一背景獨一無二的原始檔案。美國檔案的解密和開放，在世界上大概是最規範、最及時的。對於中朝關係，美國檔案館當然沒有直接的文獻證據，但是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情報研究所的情報評估和分析報告，卻是不可不讀的珍貴史料。儘管這些報告基本上是依據報刊雜誌或其他公開的信息寫就的，但其觀察之細微，分析之精到，

① 需要說明的是，最近一兩年，中國的檔案管理逐步趨向嚴格，限制甚多，很多過去已經解密的檔案現在又全部收起來，不再開放。因此，筆者使用的檔案現在去相關的檔案館已經無法看到。

② 2013年，朝鮮駐華使館曾答應筆者可以私人前往平壤查閱有關朝鮮檔案，但對於筆者提出的應通過正式外交渠道訪問朝鮮的要求遲遲沒有答覆。筆者考慮再三，未敢貿然前往。

③ 韓國學者金學俊曾詳細討論了朝鮮文獻和報刊中修改、歪曲歷史的種種現象。參見金學俊：《北韓五十年》（修訂版），第12—15頁。

④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ix.

⑤ Csaba Békés and Vojtech Mastny, “Inside North Korea: Selected Documents from Hungarian and Polish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14/15 (Winter, 2003/Spring, 2004); Sergey Radchenko,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Working Paper* 47 (April, 2005); James F. Person (ed.), “New Evidence on North Korea in 1956”, *CWIHP Bulletin*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Limits of the Lips and Teeth Alliance—New Evidence on Sino-DPRK Relations 1955-1984”, (NKIDP), *Document Reader* 2 (March, 2009)。另見“CWIHP”網站的Virtual Archive。



不僅可以啓發思路，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間接史料。^①還有，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的過程中，中國在處理朝鮮問題上的考慮及做法，無疑對中朝關係有重大影響；而在這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的只能是美國最新解密外交文件“尼克松（R. Nixon）卷宗”及其他外交檔案。^②

在此值得提及的是，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正在申請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的資助，目標就是整理、翻譯和出版涉及“冷戰”時期中朝關係的國外檔案。目前，這項工作進展順利，收集和整理階段基本結束，翻譯工作也在進行當中。

當然，口述史料的利用對於歷史研究也十分重要，特別是在檔案文獻短缺的情況下。對於像朝鮮這樣一個“神秘國家”，單憑公開信息和文字資料是很難瞭解全貌的。由於背景複雜和文化差異，有時甚至很難進入文獻的語境。在這種情況下，對當事人的採訪及其回憶錄的利用就是不可缺少的。韓國學者對於北朝鮮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廣泛利用“脫北者”（defector，即從朝鮮逃離者）的口述和回憶資料，對中朝關係的研究也是如此。前述李鍾奭的專著，就大量使用了對當事人採訪的記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鍾奭在1991年採訪了曾經擔任朝鮮內務相和職業總同盟（即總工會）委員長的徐輝（So Hwi）和原朝鮮勞動黨平壤市委委員長洪淳寬（Hong Sun-kuan）——此二人在1956年“八月事件”後逃亡中國，此後一直在中國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曲折經歷就是中朝關係的一個晴雨表。

三、對歷史謎團的思考與解釋

在“冷戰”時期的中朝關係史中，還有一系列的謎團沒有解開，有很多現象需要解釋。例如：

——在國共內戰期間，特別是東北內戰時期，朝鮮曾給予中共許多援助，但是為什麼中共中央與朝鮮勞動黨並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很多中共領導幹部甚至不知道金日成是何許人也？

——早在1949年夏天，斯大林（俄文：И. В. Сталин，英文：J. V. Stalin，1879—1953）就決定把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交給中共，毛澤東對此也沒有拒絕；但是，為什麼在中共中央為亞洲各國共產黨舉辦的“學習班”或馬列學院中，唯獨沒有朝鮮黨的幹部？

——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始終積極主張出兵朝鮮，甚至在美軍越過“三八線”、蘇聯拒絕出動空軍等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力排衆議，毅然決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對中蘇同盟的考慮，還有沒有想到朝鮮問題？

——朝鮮戰爭使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當戰後金日成上門求援時，為什麼中國提供的資金和物質援助在數量上卻大大超過了在戰爭中處於二線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對朝援助的總額？

——金日成1955年底提出“主體思想”和批判“事大主義”的背景和核心內容是什

^① 筆者接觸這些檔案，最初得益於出席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委託威爾遜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召開的一次情報評估會議。這次會議向參加者提供了一批最新解密的美國情報機構有關中國問題的情報評估報告；隨後，筆者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的工作也頗有收穫。在這方面，美國的《解密檔案參考系統》（DDRS）、《數字化國家安全檔案》（DNSA）等數據庫則為研究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② 筆者利用的主要是最新出版的美國外交文件集：*FRUS, 1969-1976, Richard M. Nixon/ Gerald R. Ford, Vol. 17,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FRUS, 1969-1976, Richard M. Nixon/ Gerald R. Ford, Vol. 18, China, 1973-197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以及關於中美和解談判中朝鮮問題的補充文獻，*FRUS, 1969-1976, Vol. E - 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13/compt1>

麼？針對的目標是蘇聯還是中國，或者兩者都在其中？

——1956年，朝鮮勞動黨發生內亂，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國的“延安派”幹部，毛澤東極為不滿，一反常態地對朝鮮內政進行批評，原因何在？

——1958年，中國全部撤回駐朝志願軍部隊的動議是如何提出的？是否像當時人們理解的那樣，為了政治宣傳和逼迫駐韓國美軍撤退？

——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就提出要與中國結盟，但為什麼《中朝同盟條約》在戰爭結束八年後纔遲遲簽訂，而且是與《蘇朝同盟條約》同時簽訂？

——稍微瞭解一些當代史的中國人幾乎都知道1962年新疆邊民大規模外逃的“伊塔事件”，但有多少人聽說過與此同時在東北地區發生的人數更多、時間更長的朝鮮族居民非法越境向朝鮮移民的事件？

——1962年中朝邊界條約談判和簽署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為什麼中朝之間爭執了上百年的長白山和天池歸屬問題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解決了？

——毛澤東數次對金日成講，中國東北就是朝鮮的大後方，將來如果發生大規模戰爭時就交給朝鮮來打理，其用意究竟是什麼，金日成對此作何反應？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處於外交政策失控、對外關係孤立的情況下，其間中朝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何在，兩國領導人是怎樣考慮的？

——在中美關係緩和的秘密談判中，朝鮮問題處於何種地位，周恩來是如何解除金日成的顧慮，又是怎樣滿足朝鮮要求的？

——在毛澤東晚年，朝鮮在全世界大力宣揚、推崇“主體思想”和“金日成主義”，並提出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其目標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筆者對所收集的史料進行初步梳理和研究後，對於中朝關係歷史發展過程的認識形成了一個思路，在此提出，就教於學術界同行：

自從19世紀末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結束以後，朝鮮與中國便成為同命相連的兩個國家，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它們面對的是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建立之時，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朝鮮共產黨人之間已經建立了聯繫。而這種關係的性質和特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並制約了後來中朝兩國關係的走向。由於當時朝鮮作為國家已不復存在，不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鬥爭戰場主要集中在中國土地上，而且朝鮮共產黨員後來也不得不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革命（尤其是在東北地區的抗日鬥爭）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國際關係的複雜局面，使得斯大林在謀劃蘇聯戰後在亞洲的戰略利益時，並沒有把中共作為合作對象，而為了控制朝鮮半島則把朝鮮共產主義者培養成蘇聯的代理人。中朝兩國共產黨人的直接聯繫由此中斷了一個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出現的美蘇對抗局面及“冷戰”在歐洲的爆發，迫使斯大林在亞洲也採取了相應的強硬立場。於是，朝鮮半島分裂的結局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佔領軍開始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鮮勞動黨和北方的單獨國家。由於擔心刺激美國，蘇聯佔領軍拒絕在中共領導下的朝鮮武裝力量回國，迫使朝鮮義勇軍加入中共的革命隊伍，這在客觀上幫助了中共奪取東北政權的鬥爭。另一方面，為了保證蘇聯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在國共東北內戰中，斯大林又通過朝鮮（還有蘇聯佔領的旅大地區）對中共實施了有力和有效的援助。然而，朝鮮卻一直在蘇聯的直接控制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便有意發動亞洲革命，並設想成立“東方情報局”（又稱“亞洲情報局”）；儘管斯大林同意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亞洲革命，卻無意放手對朝鮮的控制。中共中



央進入北平後，立即在中南海辦起了馬列主義學習班和黨校，培訓亞洲各國革命力量。亞洲各國共產黨均派出領導成員，分批參加學習，唯獨朝鮮勞動黨不在其內。在此期間，中朝關係一直受到中蘇關係的制約，中共中央與朝鮮勞動黨仍然沒有建立直接的聯繫，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朝鮮是否應該與新中國建交，金日成都需要請示斯大林，以獲得批准。

對於金日成和斯大林決意發動的統一南北朝鮮的戰爭，毛澤東雖心有疑慮，但還是表示完全支持，並在戰爭爆發後主張中國及早參戰，以結束戰爭。斯大林在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開始向“三八綫”以北推進的危急關頭，不得不請中國出兵作戰。毛澤東在蘇聯拒絕出動空軍的困難條件下，力排衆議，毅然決定出兵朝鮮，其內心的深層考慮，一是為挽救和鞏固中蘇同盟關係，以穩定新生政權的根基，二是為保護和幫助金日成，以承擔起亞洲革命領導者的責任。戰爭時期，在廣泛宣傳的“唇齒相依”、“親密無間”的友誼背後，中朝兩國領導層之間也有爭執和分歧。例如，在軍隊的指揮權問題上，彭德懷堅持中朝軍隊必須統一領導和調動，金日成卻始終不願放棄對朝鮮人民軍的控制權；在越過“三八綫”後是否繼續南進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彭德懷主張全軍停止進攻，全面休整，金日成和蘇聯顧問卻要“趁熱打鐵”，一鼓作氣把美軍趕出朝鮮半島；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金日成提出將朝鮮鐵路的管理權收歸朝鮮交通省，而周恩來和彭德懷則堅持繼續實行軍管；朝鮮停戰談判久議不決，金日成請求中國同意接受美國的條件，儘早實現停戰，毛澤東卻反過來勸告朝鮮應採取強硬立場，與美國周旋到底。所有這些爭議，最後都是由莫斯科拍板解決的。儘管此前朝鮮一直仰仗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在戰爭期間因中國所處的地位往往起到主導作用，所以，面對中朝之間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毫無例外地都支持了毛澤東。由此，對朝鮮問題的主動權實際上已逐漸轉移到毛澤東手裏，而在金日成的心理上卻留下了深深的陰影。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鮮戰爭的結束，使得蘇朝關係和中朝關係開始悄然發生變化。蘇聯新領導人把領導和組織亞洲革命的責任實實在在地讓給了中國，毛澤東對此欣然接受。為了在戰後繼續保持中國對朝鮮問題的發言權和主導作用，毛澤東決定給予朝鮮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朝鮮的戰後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國、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國雖然經濟實力遠不如蘇聯，並且自身亦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但援助朝鮮的力度卻大大超過蘇聯。金日成對此十分滿意，但在公開場合強調的則是“自力更生”，很少談及中國和蘇聯的援助。為了保持朝鮮的獨立性，金日成提出“主體思想”，反對“事大主義”，並利用各種藉口和手段打壓和排擠朝鮮勞動黨內的“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幹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金日成不願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針。朝鮮“延安派”幹部聯合“莫斯科派”幹部，試圖利用蘇共的不滿展開對金日成的批判，以迫使其改變方針。但金日成事先得到消息，便採取種種辦法控制了局面。在1956年8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金日成將反對派主要成員打成反黨集團，撤職查辦，“延安派”部分幹部逃亡中國。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與蘇共代表團商量後，派米高揚（俄文：А. И. Микоян，英文：A. I. Mikoyan，1895—1978）和彭德懷率團赴平壤，說服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壓力下被迫承認錯誤，但內心並不接受。中朝關係由此步入低谷。

1956年10月爆發的“波匈事件”震動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就在中共和蘇共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歐的時候，金日成乘機在國內排除異己特別是親華派勢力，甚至試圖排除中國對於朝鮮半島問題的發言權。毛澤東對此無法容忍，曾決心徹底解決朝鮮問題。然而，以赫魯曉夫（俄文：Н. С. Хрущёв，英文：N. S. Khrushchev，1894—1971）為首的蘇聯領導

人沒有支持毛澤東的強硬立場。另一方面，在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後，中共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和威望日益提高，逐漸成為在國際共運中與蘇共平起平坐的領導者。當中蘇矛盾逐漸顯化後，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國在國際共運中的優勢地位，毛澤東改變了對朝鮮的態度，轉而採取懷柔政策。1957年底，毛澤東當面向金日成承認錯誤，表示同意其國內政策，願意把逃亡的“延安派”幹部送回國，甚至主動提出全部撤回在朝鮮的志願軍。中朝關係由此得以恢復。此時，金日成已無所顧忌，繼續進行黨內清洗，並在朝鮮樹立其個人絕對權威。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金日成派人前來參觀學習，並在朝鮮開始了“千里馬”運動，效仿中國辦起公共食堂、實行全民皆兵等；毛澤東再次向朝鮮提供大規模經濟技術援助，並與金日成討論了誰先進入共產主義的問題。為了進一步讓金日成放心，中共還改變了對逃亡中國的“延安派”幹部的態度，他們中的一些人被疏散到內地，受到控制和監視，有的甚至成為階下囚。

隨着中蘇分歧不斷加深，朝鮮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中共和蘇共都紛紛向其示好。中國在國內經濟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向朝鮮提供了急需的大量糧食；赫魯曉夫則不動聲色地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澤東1956年11月嚴厲指責金日成的談話記錄。金日成在北京與莫斯科之間搞外交平衡，左右逢源，在1961年同時與蘇聯和中國分別簽訂了同盟條約，取得了衆多援助和好處。為了維護中朝關係的大局，中國在無力繼續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的情況下，在處理朝鮮僑民和東北朝鮮族邊民跨境流動問題時，不斷遷就、讓步，依從朝鮮的主張。面對中國的友善，金日成又乘機提出解決中朝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糾紛問題，中國領導人祇得把歷史上一直處於中國境內的長白山主峰和大半部天池劃給了朝鮮。此外，毛澤東出於對中朝關係的政治考慮，一再表示，中國東北就是朝鮮的後方，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時就交給朝鮮管理。另一方面，由於赫魯曉夫堅持的和平共處對外方針有違朝鮮的外交取向，加上蘇聯對朝援助大大減少，朝鮮在中蘇爭論的過程中逐漸倒向中國，積極加入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中朝關係由此漸入佳境，並達到最好水平。

勃列日涅夫（俄文：Л. И. Брежнев，英文：L. I. Brezhnev，1906—1982）執政以後，調整了蘇聯的對內、對外政策，一改赫魯曉夫時期的做法，加大對朝鮮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對蘇聯的態度隨之緩和。接着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運動，外交政策一度失控，極“左”的外交路線把朝鮮勞動黨也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指責和批判，紅衛兵又在中朝邊界製造了一系列麻煩，引起金日成極大不滿，中朝關係再次陷入低谷。1968—1969年，朝鮮派突擊隊員前往青瓦台刺殺韓國總統朴正熙（朝鮮文：박정희；英文：Park Chung-hee，1917—1979），扣押美國“普韋布洛”號間諜船及其船員，擊落美國海軍EC-121大型偵察機，半島局勢驟然緊張，美國對朝鮮政策趨於強硬。為此，朝鮮需要得到鄰邦中國的強力支持，因而希望緩和對華關係。與此同時，珍寶島武裝衝突導致中蘇關係進入冰點，中國有意消除與其他邊境國家關係緊張的狀態，並迫切需要修復與朝鮮的關係。1969年10月，崔庸健（朝鮮文：최용건，英文：Choi Yong-kon，1900—1976）意外地突然收到訪華邀請，並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城樓；1970年4月，周恩來再次訪問平壤，受到熱烈歡迎，中朝關係又逐漸恢復友好狀態。不過，金日成並未因此放棄與蘇聯的關係，並繼續設法尋求來自莫斯科的援助。

越南戰爭的升級導致中國南部邊境局勢緊張，中蘇軍事衝突又使得中國北部地區遭受極大壓力，為了改變兩面受敵的困境，毛澤東決定調整外交戰略，與美國緩和關係。中美關係的和解，令阿爾巴尼亞和越南感到不滿，它們逐漸與中國拉開距離，並相繼站到反華的立場上。這樣一來，中國在退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後僅存的少數盟友中，祇剩

下了朝鮮。為了團結朝鮮，周恩來在基辛格（H. A. Kissinger）秘密訪華後，首先趕到平壤進行解釋。中國在與美國交往的過程中，始終維護朝鮮的利益，儘量滿足朝鮮的要求，不僅堅持提出要美國從韓國撤軍，而且在返回聯合國後，積極倡導解散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毛澤東在晚年調整國際戰略，試圖通過“三個世界”的劃分，轉而成爲發展中國家的領路人，爲此大規模組織對外經濟援助。由於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鮮不僅再次成爲最主要的受援國，而且逐步掌握了中朝關係的話語權。1976年，越南戰爭結束後實現南北統一；這一結果鼓勵了朝鮮，金日成有意在朝鮮半島再次發動革命，並以武力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由於此議在中國受到冷遇，朝鮮認爲蘇聯和中國的革命意志都已衰退，世界將進入以“主體思想”和“金日成主義”爲主導的新時代，金日成想要成爲新一代的世界革命領袖。

1978年以後，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的中朝關係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在梳理和解讀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中朝關係演變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

1.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斯大林對蘇聯在亞洲戰略利益的設計看，朝鮮是莫斯科必須實行有效控制的地區之一。因此，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棵小樹”。朝鮮戰爭結束後，毛澤東爲了團結朝鮮，繼續進行扶助，使其長大成材。

2. 中國出兵朝鮮的必然結果之一，就是取得了對朝鮮問題的話語權和主動權；而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逐漸改變了其蘇聯衛星國的地位和形象。但與此同時，朝鮮爭取獨立地位的鬥爭矛頭也開始轉向中國。

3. 在中蘇關係長期緊張和惡化的過程中，朝鮮左右逢源，兩邊獲利。在中朝交往的絕大多數情況下，朝鮮都可以保持主動地位，而在發生分歧、衝突和危機的時候，基本都是中國首先表現出和解姿態，並做出讓步。

4. 中朝關係幾十年的發展所結成的友誼並非表現爲“永恆的”，而是有高潮也有低谷。與其他社會主義內部的國家關係一樣，中朝同盟始終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儘管在表面看來平靜如水。

這些歷史現象之所以出現，一方面，緣於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本人）處理中朝關係時受到傳統中央王朝觀念的影響，在與外來的世界革命理念相結合後，把包括朝鮮在內的周邊國家都視爲同一陣營或可能聯盟中的被領導者；另一方面，緣於金日成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謀求朝鮮的獨立地位和個人的“乾綱獨斷”。因此，在“冷戰”時期，中朝兩國表面上是同盟關係，但其對外政策的基點和取向卻是不同的。在更深的層次上，中朝國家關係的癥結與歷史上的中蘇關係一樣，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係的結構性弊病——這種關係並不是現代國家的正常關係。^①

[編者注：此文是作者爲即將出版的《友誼的代價：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的歷史神話》一書所寫的“導言”，應編者之邀，稍作修改後，交由《南國學術》發表。]



位於朝鮮首都平壤作爲金日成“主體思想”象徵的主體思想塔

^① 關於這種看法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的“結語”部分。